

谈艺录

人生只合江南老
《大气运》创作笔记

| 蒋泥文 |

每次回无锡，我都要走走长广溪湿地、西堤、蠡堤、渤公岛，看看尚贤河湿地的花，拍拍贡湖湾湿地的水。一走半天，十几、几十公里。不在于这些地方免费，而在于绝色美景独一份，可与著名的鼋头渚、拈花湾、三国城水浒城景区媲美。这样的婀娜福地，吴文化祖脉所系，应该有人整体来呈现，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无锡的自然风光、人文圣境，不是天堂，胜似天堂。

这是我写长篇小说《大气运》的初衷。但笔墨无法穷尽，便有了《大气运》中大段大段的描写。我竭力使小说里的人物，徜徉、留恋、迷失其中，沉醉不知归路——让985毕业的苦逼“锡漂”皇甫银，给西安来的网红歌星吴梅竹当导游，一路观赏蠡湖、太湖的景致，一边听吴家老祖宗泰伯，从陕西岐山来到太湖、东海边，缔造吴国、发源江南文明的故事，后代子孙引发吴越战争，乃有西施和范蠡的故事等等。皇甫银又访古探幽，不断挖掘、发现，寻找王羲之、苏东坡、唐伯虎、文征明、徐霞客的足迹……

皇甫银和梅竹小姐，能这般“亲密”接触，则源于世家出身的梅竹，遭父亲和小娘逼婚，事业再难长进，境遇和当年的泰伯仿佛。得高人指点，她远走高飞，到无锡创业，拿皇甫银做挡箭牌，应对父亲，在假戏真做、真戏假做间徘徊。

外壳之下，我思考更多的是皇甫银之类年轻人的出路、平台、成长问题。他们普普通通，大学毕业后，从校园步入社会，身无长物，只有才干和努力远远不够，还要擅长抓住机会，找到靠得住的人或稳妥的职业，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，施展自己。

皇甫银辗转多个城市，荆棘载途，从南京、上海，到了无锡，奋勉有加，却都站不住，一筹莫展，快要吃不上饭了。经老师介绍，结识梅竹，得到梅竹等人的重用后，英雄方有用武之地。

而所谓“平台”“机会”“重用”，是概率，是天意，被一只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手把控，我称之为“气运”。气运和运气差异明显。运气带着偶发性，短暂、即时，有时作用很小；气运则绵长，意义深远。如泰伯、范蠡、苏东坡、唐伯虎、徐霞客这类的大人物，都是气运盖天的。气运是能力的一部分。大成功离不开大气运。

梅竹在阖闾城演出，一炮而红；再与唐城、三国城、灵山、竹海结缘，办个人演唱会，互利共赢。唱而优演戏，她和韩国不少明星，走的是相近的路，有天赋、有条件、有资源，整合起来，人生开挂，一部接一部，拍戏红红火火。

因着皇甫银等人的佐助，她戏里的许多素材、情节，改编自江南历史上那些大人物的故事。一代影后，可算是“大气运”加身。

皇甫银跟着一位人中麟凤，想不发达都难。

传统社会有攀龙附骥一说，宰相门前七品官，人和人属于附庸关系；市场社会，关系均衡，皇甫银和梅竹彼此成全，他们谁也离不开谁。只是开创的局面、取得的成果上有分别，梅竹走得更高更远罢了。所以，皇甫银对梅竹谈不上男女之爱，但凡她需要，他必为她挡风挡雨，赴汤蹈火。

随着皇甫银的立足、站稳，一步步发展，他收获自己的幸福。

过程自然很曲折、牵强。在曲里拐弯的过程里，能见识江南的礼俗风情、历史积淀、社会现实。

我在小说中还探讨了那些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文学家、艺术家，为何都和江南分不开，长期在江南生活，也是因为江南而写出、面世伟大的作品，大概是由于江南是当时的文化、艺术中心所在，商业社会、市民要素发达吧？

到了当代，无锡的影视资源，环境、机遇，得天独厚，梅竹在此建立基地，事半功倍。

可资对照的是，苏州姑娘曼艺，也曾在无锡搞直播带货，当主播，却长路漫漫。她的资质、财力、人脉，乃至运作才能等，和梅竹不可同日而语。学设计的皇甫银，想开家设计公司，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曼艺的妈妈在无锡开茶叶店，很顺利，则基于她一直在苏州开茶叶店，驾轻就熟。

足见，哪怕是很世俗的事业，也得看菜下碟，有多大本事，办多大事，不能好高骛远。连梅竹都是攒够人气、实力强大后，才敢招兵买马，涉足影视的，而非一蹴即至。毕竟创业者能奏效、功德圆满的，十不存一。

丝许心得，作为当事人的皇甫银，是在后来的不停摸索、践行中悟出的。

他长期不被人看好，人家是从大概率的层面上来对待、看待的——倘若遇不到梅竹，依旧会有一连串的苦恼、麻烦、挫败等着他。事业如斯，生活如斯，爱情、婚姻复如斯。

因此，绝处逢生的皇甫银，当该庆幸，梅竹是他的贵人，沾染到她的福泽、鸿运，他逆袭上岸了。

《大气运》前后写了三五年，其间数次回乡寻找感觉。譬如，为写出鼋头渚樱花的美感，我不满足于只看北京玉渊潭和家门口金匮公园的樱花，春三月，几度去鼋头渚，爬上舒天阁。并重踏竹海、灵山、三国城和苏州的虎丘、穹窿山、金鸡湖等景区。至于几大湿地公园，则走过数十次。以至于有一次，《中国周刊》的朱总再访蠡湖，我一口说出了东、西蠡湖的公里数，走大圈、小圈的时间。

故土的一草一木，是亲切、动人的。韦端已说：“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”但愿六十岁以后，我能归回家乡，慢慢老去。

若此，幸何如之。

吴风越雨

安家坪垟岗

| 鲁晓敏文 |

站在坪垟岗前，眺望四周，只见周边尽是奔腾的群山，只在坪垟岗，身前一片开朗，仿佛大山伸出双手，右手托出蓝岗，左手托出雷岗。山岗之上，屋舍一层层往上爬，层次分明，错落有致。一条深沟切开两岗，沟中密密匝匝地长满了樟树、枫香、苦槠、青冈栎等古木，树木相牵，叶叶相重，将断开的山岗又拢在了一起，一座完整的坪垟岗村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我们把时间摆渡到四百多年前的万历年间，彼时的坪垟岗，没有人家，没有梯田，漫山遍野，满是莽莽榛林和萋萋荒草。

这天，正是初冬时节，雾气弥漫在凌晨的坪垟岗。他竖起耳朵，箭搭在弦上，机警地捕捉着四周的一切动静。那只被他射中的麋鹿跑了一夜，他追过山岗，追过溪流，他知道它跑不动了，就躲在雾气之中的某个角落。

晨风吹来，雾气渐渐散开，一轮旭日跃上山脊，他看清了眼前的一切：碧绿的山峦一浪一浪地涌到跟前，聚出两道山岗，溪水白练一样挂山岗中间，成群的野鸟掠过头顶，飞过山岗，像纸片一样被风吹散，飘向广袤的原野……他那双清澈的眼睛惊奇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。这里仙境一般的美景，引发了他无穷无尽的想象。几乎就在这一刻，他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在坪垟岗安家。

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剪影，一个叫蓝国正的畲民，从福建连江县出发，带着全家老小一路向北迁徙，最终在浙西南云和县坪垟岗撞线。如果将剪影放大，则是一张筲路蓝缕的畲族迁徙全景图。

蓝国正一家生息在了云和的大山深处，而他祖上最早生活的地方，远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。不同的年代，不同的背景，畲民们以凤凰山为圆心，冲破了时间和山河的阻隔，向着四面八方发散开来。往北，目的地是福建和浙江，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条迁徙路线。

他们的迁徙，并非是整个族群，多为一家一户或几家几户，也没有什么固定路线，背上行囊，带着农具和狩猎的工具，哪里有适合的土地就停下脚步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停在了福建的古田、罗源、连江等地。接着，又有一部分畲民启程，穿越了福建与浙江相连的洞宫山脉，将家扎在了人烟稀少、土地空旷的云和、景宁一带。他们走走停停，有的留在了迁徙路上，有的再次出发，有的经过数代，最终到达了各自的目的。

在迁徙大潮中，蓝国正这朵浪花最终找到了避世的港湾——今天坪垟岗村的蓝岗。数年之后，一个叫雷进明

的畲民从福建罗源县迁到了景宁。再过数十年，雷进明的第三世孙雷日永定居到了坪垟岗的雷岗。在村子一户人家的门楣上，刻着四个砖雕大字——望重福州，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他们先人的祖居地在福州。而翻阅村中的宗谱，从蜿蜒的迹象当中，我们还可以清晰地找到他们迁徙的时间、迁徙的地点，甚至是迁徙的第一个祖先。

畲民们在坪垟岗开基之后，在平缓而宽阔的山岗上开垦出了一片片、一块块、一畦畦耕地，种子撒在了梯田上，这片山地聚集起了人间烟火。他们改变了原本游耕与游猎并存的生活方式，过上了亦耕亦读的安定生活。从明代至今，一代代畲民在此安居下来，在他乡建起了自己的故乡，更筑起了属于自己的畲乡桃源。

今天的坪垟岗村，由蓝岗、雷岗、坛门三个自然村组成，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三四十幢畲族古民居。它们泥墙青瓦，粗而不俗，仿佛从泥土里生长而出。在蓝岗，七十多岁的村民蓝观海正在中堂晾茶叶，他在太阳晒不到的地方铺开一张竹篾，将刚刚采摘的茶叶均匀地摊在篾上。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起茶事，蓝大叔说他们祖先从福建迁到坪垟岗后，除了种植水稻，也种植当地的雾溪茶。这种土茶很好料理，有的种在山坡上，有的种在菜园里，有的种在田埂上，不修剪，不施肥，不打药。茶叶不好看，价格便宜，但是口感很好，韧性很足，很受外地人喜欢。

蓝大叔忙完活，说给你泡碗雾溪茶品尝一下，说着就从洋油箱中抓出一把茶干，撒在大青花瓷碗中。开水“哗哗”地冲进了茶碗，蜷曲的茶干一圈圈地旋转着，逐渐舒展开来，水色随之变得碧绿。轻轻呷上一口，浓郁的香气瞬间在体内散开，似乎整个人变得通透。蓝大叔一边给我添水，一边呵呵地笑着，阳光穿过明瓦照射下来，照在茶水中，反射到他脸上，眸子发出清亮的光泽，如同漂洗过一般，一尘不染。

我端着茶，走出大门，看到了一幅动人的画卷：长满金黄色稻谷的梯田从脚底出发，一层层向下流泻，不规则的线条仿佛涟漪一样荡漾开来，一直扩散到雾溪水库之中。远处的雾溪水库呈现出修长的带状，如同一条深蓝色的长绳在梯田尽头打了一个结，流动的线条终于止住了脚步。

走出村外，太阳已渐西沉，我再一次眺望四周，天空依旧高远，山脉依旧巍峨，草木依旧葳蕤。此时的蓝岗与雷岗，仿佛一对卫兵，伫立在苍茫的大地上，在日出日落之间，忠实地拱卫着生生不息的畲民家园。



事事如意 国画 欧咏